

前 言

山口组是 20 世纪中期，日本最庞大的黑社会组织。

它创立于 1914 年，那是一个政治腐败、帮会林立，只有黑道、没有白道的时代。

山口组的大本营一直设在神户市。第一代组长是山口春吉。当时山口组的经济来源，主要靠经营港湾运输业，因此组员大多是码头搬运工人。后来其长子山口登继任，情况有所改变。山口登是个热衷西方生活方式的花花公子，对又脏又累的搬运业缺乏热情 随着歌舞、电影、流行音乐等行业的勃兴 转而插足充满刺激的娱乐行业。

山口组成为日本黑道的超级霸主，是在田冈一雄登上第三代组长宝座之后的事情。

田冈一雄继位之后，总结前两位组长的经验，设立了“神户艺能”和“甲阳运输”等数十家经营机构 牢牢控制着娱乐业和港湾运输业，使山口组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。与此同时，向敌对黑道组织发动频繁的攻击，不断壮大队伍，扩展势力范围。

鼎盛时期，山口组共拥有遍及日本全境的 526 个下属团体，成员总数多达 18 万人。战后初期，连日本警方也曾借用它的山菱纹组徽，用以维持社会治安。山口组的势力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

日本黑道拥有较长的历史。山口组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，沿袭着日本黑道的传统。比如：一成不变的继位仪式，什么时候开始，什么时候结束，都有具体的时间规定；头目死后由长子继位（田冈一雄是个特殊的例子）；干部任免由头目说了算。所发展的组员必须是新结拜的把兄弟，以喝酒论辈份，喝多喝少极其讲究，等级森严，绝对服从头目的命令；任何人加入组织，都必须经过一个预备期，即所谓“三级修业”；重要会议不准女人到场；连惩戒的形式，如斩指赔罪等，也完全和传统的黑道相同。

但是，由于时代的变迁，山口组又添上了越来越浓厚的时代色彩。比如，由穿和服改成了穿西服；手枪、卡宾枪替代了日本武士刀；跋木屐变为坐轿车。此外，组员不再是无业浪人和赌徒，几乎人人拥有合法职业，并且率先涉足影响巨大的电影、流行歌舞等现代娱乐行业，甚至进军新闻业和出版业，控制大众传媒，与政府大臣眉来眼去，他们还善于利用结社自由等法律条文保护自己，积极向政界渗透，寻找自己的代理人。

当然，在山口组的全部活动中，最常见的内容，和古往今来各国的黑道是大同小异。比如酗酒、赌博、嫖妓、强奸、恐吓、敲诈、绑架、复仇、暗杀、殴斗、吸毒、贩毒等等，这些都是山口组的家常便饭。但是另一方面，像亲情、友情、爱情、侠义、关怀、信任、忠诚、耿直等等情致，也像寒夜的星星一样闪烁在乌云之间。

此外，特别能够凸显出日本民族个性的地方，恐怕就是极端地崇尚沉默、忍耐和极端地要面子了。

黑道世界中出演的是一种不加掩饰的真实人生。在枪林弹雨、刀光剑影的映衬下，凸显在前台的，无非是金钱、美酒和女人。唯其真实，而愈发令人恐怖！远观静思，黑道中人同样是父

母生养的一茬生命，对于他们的狭隘，莫不令人滋生出悲悯的情怀。

为物质利益而生，为物质利益而亡。古往今来，绝大多数黑道组织，几乎都抱定这么一种形而下的使命。而与其对应的白道组织又如何呢？比如日本的某些政党，他们拥有美丽动人的旗帜、堂而皇之的宣言，也就只是多了一点形而上的货色罢了。恐怕这就是白道和黑道的区别吧！

山口组第三代组长田冈一雄，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。

他自幼父母双亡，读过几年书，在小学就成了不良少年的领袖，17岁开始嫖妓，两次因杀人坐牢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他几乎全是在监狱里度过的。他有不少情妇，但也有一个美丽、善良的太太；他是黑道枭雄，儿子却是个大学生；他曾使不少歌星、影星大走红运，高仓健、江利智惠美、宫城千贺子等国际大牌明星，都是他的好朋友；只要一声令下，就可以动员起一支数万人的战斗部队，他也有一定的社会理想，总是以扶危济困的日本头号教父自居。

20世纪中期以后，日本加快了法制建设的步伐，对黑道组织的取缔行动如火如荼地展开。在山口组面临土崩瓦解之际，田冈一雄似乎从日本政坛上看出了一些什么奥秘，他认为，山口组干过的事情，哪个政党都干过，与他们相比，山口组缺少的仅仅是一个政治纲领。于是，他马上炮制出了一个，也标榜山口组要“为国家兴隆作出贡献”。

因此，在官方大举取缔黑道组织时，田冈一雄首先就矢口否认山口组是黑道组织，死活不肯解散山口组，甚至官方对他妥协，只要求他改换一个名称，田冈一雄也坚决不干。后来，官

只好以针对性的立法为手段，对其实行种种限制。田冈一雄甚至不反对法制，认为在守法的情况下，山口组照样能活命。逼来逼去，山口组几乎就要被逼成一个合法的政治组织了。

既维持原有的黑社会性质，又戴上合法政治组织的面具，恐怕这就是现代和未来黑道组织的大概走向了。

事实上，当时日本不少黑道组织，就是采用改换名称的手法，摇身变为政治组织，从而躲过了官方的取缔，然而它们的黑道性质丝毫未变。

这样一来，所谓合法的政治组织，也就不能不令人警惕了。

所以，阅读本书，不仅可以洞察日本黑道的种种内幕，而且，就加深对日本当代社会的认识 and 了解，也是颇有裨益的。

第一章

苦难少年

6岁之前田冈一雄双亲先后死去。酒鬼舅舅因收不回夸下的海口，只好领养了他。从乡间进入都市，当暗娼的舅母待他极为苛刻。

美丽的吉野河，带着逼人的寒气，穿过横亘四国的阿赞山脉与剑山山脉，一路碰击着岩石，激溅起如雪的浪花，进入一片莽莽平川之后，流速渐渐转缓，呈现在两岸原野上的，是一片萧瑟的田园景色。这里是日本四国德岛县的西部农村。

从日本国铁土赞线阿波池田向东 40 公里，有一个由三个部落组成的三庄村。这三个部落分别叫作西庄、中庄和毛田，村落大半被森林覆盖，有 1700 户人家，共计 6500 多人口，在大正年间，这算得上个大村庄。

1912 年 3 月 28 日，名震日本的黑道梟雄——田冈一雄，便是出生在西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。

田冈一雄出生时，父亲已经病逝。他上面有三个姐姐，但姐姐们早已远嫁，顶上的一个哥哥也被卖到京都当奴仆。年幼的田冈和体弱多病的母亲相依为命，过着极其贫苦的生活。母亲起早贪黑在田野上劳作，但依然吃不饱，穿不暖，餐桌上每顿只

有一个腌蔬菜，像牛奶、鸡蛋那么珍贵的食物，即使病了也不容易吃到一回。

母亲出门劳作时，田冈总是孤单一人守在家里，附近没有任何同龄的小伙伴跟他玩耍。他总是独自一人在房前屋后捕捉蜻蜓或知了，春天里便爬到吉野河边的桑树上，摘下桑椹默默地吃着。孤独的童年生活，使田冈一雄养成了孤僻的性格。

有时，大人从树下走过，看见他趴在老高的桑树上吃桑椹，便笑着问：“田冈，看你嘴巴牙齿全染乌了，那小果子好不好吃？”

小田冈两眼盯紧大人，神情既像恐惧，又像仇恨。实际上，他很想快乐地告诉大人，但是没法开口。甚至大人不离开，他连爬下树来的勇气都没有。总要等到太阳快落山了，他才拖着一个长长的影子，走回破旧的家门。

家里永远是死一般的寂静。母亲做任何事情似乎都不会弄出一点响动，有时母亲到水缸中舀水的声音，都会使田冈吓得浑身发抖。

雨季的傍晚，屋内更是了无生气，暗淡的破屋一隅，水珠总是滴滴嗒嗒地掉在窗外的雨棚上，母子二人常常端着吃空的饭碗，望着那雨棚上溅起的水花发呆。

幼稚的生命便在这种令人压抑的气氛中变形、扭曲。在这种变形和扭曲的过程中，却滋生着另一种阴暗的力量。

田冈很喜欢去看吉野河大瀑布倾泻的雄伟景象。

吉野河发源于石追山中，流程 136 公里。吉野河别名四国三郎（与关东的版东太郎（利根河）、九州筑紫次郎（筑后河）并称为天下闻名的大瀑河。儿时的田冈一雄经常到吉野河的大瀑布下去沐浴，唯有这时，他才仿佛感到自己已经拥有无穷无尽的

力量。

有一次 5 岁的田冈不知不觉地朝瀑布的顶端走去。他站在悬崖顶上，作出一副腾空欲飞的姿势。在瀑布附近劳动的人们看见，大声惊呼起来：“不好啦！快看，田冈要跳河了！”

在人群中劳动的母亲，待看清真是自己的儿子，顿时吓得脸色煞白，随即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喊：“一雄，快下来！...”

母亲当然是叫儿子快从旁边走下来，可是，站在悬崖顶上的田冈怕是听错了，以为母亲是在鼓励他大胆往下跳，于是平添勇气，不顾一切地一头栽进了瀑布.....

在母亲的嚎啕大哭中，人们纷纷责备：

“你是怎么当娘的？竟然叫儿子往下跳！”

“这个田冈，向来鬼头鬼脑，迟早会寻短路！”

“唉，可惜了，才 5 岁的人！”

人们都以为田冈这么一跳，自然必死无疑。谁知，几分钟后，田冈居然从瀑布下游爬了上来，见母亲哭晕在地上，显得十分不解，然后疑惑地打量着站在旁边发呆的人们。

1918 年 4 月 1 日 6 岁的田冈一雄在母亲的带领下，入读三庄村一所普通小学。

这是一个灿烂眩目的季节，吉野河畔的樱花开得如霞似雪。人学典礼这天，一大早，母亲就给他穿上新衣新裤，戴上新帽子，最后穿上新木屐。母亲牵着他的手，走在春光明媚的小径上。微风吹拂，樱花如雨般飘落，犹如母亲的一声声嘱咐，溶进了儿子的心田：“一雄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一个学生了，一定要好好读书。你是妈妈的依靠.....”田冈紧紧抓住母亲的手，频频地点

头。

上学的这一套新衣裤，田冈异常爱惜，为了不至于太快穿坏它们，在没人看见的时候，田冈总是把上衣脱下来抱在怀里，宁肯光着胳膊。这些衣服，的确是母亲给他的第一份礼物，同时也是最后一份礼物。

入学这年的 8 月 5 日，母亲由于长期劳累过度而病逝了。

母亲直到病逝的前两天，还打算到田里去干活，在伸手取一把挂在梁上的锄头的时候，突然一下昏倒了。田冈当时正在家里，听见响声跑来看，见母亲倒在地上人事不省，急忙去喊邻居帮忙。

母亲被大家抬到床上躺下。好心的邻居自告奋勇去请医生。

6 岁的田冈动手到厨房为母亲做稀饭，他听见苏醒过来的母亲在呼唤他的名字，声音微弱不堪。田冈赶紧来到母亲身边。

母亲紧抓着儿子的手，艰难地说：“一雄……不要走开，让我看着你的脸。”

这天，医生来过一次，很快就走了，并且再也没有来。姐姐和哥哥一直没来，虽然邻居已经给们打过电报。

“一雄，妈妈怕是不行了……家里很穷，我什么也没留给你，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今后我不在了，希望你也能够勇敢地活下去，我为什么要给你取一雄这个名字，你一定要明白……我的儿子。”

这是母亲对儿子的最后遗言。

母亲咽气时，6 岁的田冈泪如泉涌，但没哭出声来。后来，他独自跑到后山上，双手捶打着树干，脑袋在树上撞，同时放声痛

哭。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放声大哭。

当哭声停止的时候，他听见的是一片吓人的寂静，一种从未有过的孤凄感觉包围住他。

田冈一雄一边抽泣着，一边不由自主地朝吉野河的大瀑布走去。他仰望着飞流直下的瀑布，脑海里不断地回响起妈妈从前的呼唤——

“一雄，快下来！”

在给母亲守灵的夜晚，田冈一雄家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场面。整夜灯火通明。大家做菜的忙做菜，喝酒的忙喝酒，谈笑的忙谈笑，熙熙攘攘，闹成一团。

田冈一雄在阴暗的角落里注视着人们，他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如此兴高采烈，母亲生前可没什么对不起大家呀！

在丧事主持者的带领下，田冈一雄不停地去向大家下跪、磕头，给喝酒的下完跪，又给做菜的下跪。当然，随同他一道下跪的还有哥哥和姐姐。哥哥和几位姐姐是在母亲死后赶回家来的。

母亲入土之后，丧事便算办完了。眼看着人们一个个离去，田冈内心涌起一股恐惧，他希望人们不要离去，希望丧事能持续下去。因为一旦人们全都离开之后，这间屋子便只会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了。

丧失父母，6岁的田冈将如何生活？

有此担心的当然不止田冈一人。

出殡之后，亲戚和兄弟们围坐在厅堂，商量起由谁来抚养田冈一雄。

沉默了半个钟头，谁也不说话。

大家都显出不愿接受这个麻烦的态度，抽烟的一根接一根地抽烟，不抽烟的便低着脸沉默。

事实上，兄弟姐妹们都有各自的难处。几位姐姐都已嫁作人妇，加上夫妇关系都不怎么和睦，因此难以开口把弟弟领回家去。按照日本的家庭传统观念，“长子为父”，理应由哥哥照顾田冈，但由于哥哥已卖身为奴，自己尚且听人喝斥，哪有能力长期照顾弟弟呢？

在长久的沉默中，有一个汉子憋不住了，一拍桌子，站起来大声嘲笑道：“嘿！真是见鬼了！这么多亲戚居然没有人肯收留这小孩，当娘的今天在地下是睡不着啦！”

说这话的汉子不是别人，就是田冈的亲舅舅，名叫河内四郎。他年近 40，在神户市兵库港钟铎公司里负责监督货仓运输，是个爱说大话、凡事马虎而又极其贪杯的酒鬼。说这话之前，河内四郎已经喝得酩酊大醉，人一醉便显得心胸开阔，于是当下便大包大揽，甩出几句让他人倍感惭愧的话来：“你们都做缩头乌龟算啦，就这么一个小孩子，就由我来抚养吧！”

此话刚落地，气氛便活跃起来。大家像是生怕河内四郎反悔，赶紧给他戴高帽子：

“多亏一雄的母亲有这么一个好弟弟！这下好了，问题总算解决了！”

“那当然啦！到底是在港湾工作的人嘛！又慷慨又大度！”

“是啊！再说河内也没有小孩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嘛！这真是最幸福不过的事情啦！”

“我看大家都不会有什么意见，就这么决定下来吧！”

经大家这么一顿吹捧，河内四郎仿佛从醉酒中醒来了，开始想到这个许诺的一连串后果，抓挠着脑袋又说话了：

“只是、只是，一雄不知道愿不愿意跟我到神户去……”说这话时，河内四郎用嫌恶的目光射向呆立在一旁的田冈一雄。

这目光自然被大家察觉到了，心里都在说，这河内恐怕真的醒酒了。于是有人大叫：“拿酒来，拿酒来！剩菜全端上。河内这几天都没喝好，今晚大家得多敬他几杯！”

有人跟着说：“神户那么好的大城市，一雄哪会不愿意去呢？算我代替一雄回答了愿意去！”

田冈一雄就这样在舅舅被灌酒及被奉承之下，因为无法拒绝而被收留下来。

离开三庄村之前，根据亲戚的授权，河内四郎作主把田冈家的破房子卖掉了。他把田冈的几件换洗衣服卷在一起，扎成个包袱，挂在田冈肩上，然后自己拎着一大壶酒，摇晃着一副大肩膀对田冈说声“走吧”两人便上了路。

离开家乡，幼小的田冈频频回首，那栋破屋依然死一般的寂静；母亲的新坟上，纸幡依然在风中飘扬；远处，吉野河的大瀑布，依然雪白耀眼，发出地动山摇的轰鸣。

“走啊，看什么！”舅舅喝道。

田冈擦了擦眼泪，回过头去，跟着舅舅走。

从三庄村前往神户，必须先经过德岛，然后从小松岛乘船。德岛铁路已经于 1916 年通车，但当时还没有三加茂站，因此坐火车要到两公里以外的江口车站去。

这是田冈第一次坐上火车。他坐在靠窗的座位上，鼻尖紧抵着玻璃。汽笛几声长鸣之后，火车喷出浓浓的白烟，车厢晃动

了几下 慢慢启动了。

田冈听说过自己将去的神户是个繁华的都市，但他此时没有一丝一毫的兴奋与憧憬。他一直望着窗外，望着故乡的方向，当故乡的景象完全消逝时，他的目光也变得迟钝起来。

河内四郎踏上火车，屁股一沾上座位，就急不可待地开始喝酒。他喝酒时样子十分贪婪，一下喝一大口，然后让嘴巴鼓着，仰起脖子，闭上眼睛，那时粗大的喉结便开始上下滚动，发出很大的响声，他闭上眼睛的意义，可能就是为了听清楚喉结的响声。他喝酒还有一个绝招，那就是他可以用鼻孔喝酒。他把酒壶高举起来，用铜壶嘴探进鼻孔里面。开始，田冈还以为他是在嗅酒的气味，后来根据铜壶的倾斜度和他那喉结的滚动，才确信他是在用鼻子喝酒。这个本领，恐怕是一般酒鬼所望尘莫及的。

也许是用鼻子喝酒毕竟没有用嘴喝酒来得痛快吧，河内四郎后来还是把壶嘴从鼻孔移到了嘴里。这样没多久，河内四郎便鼾声如雷地睡着了。令人奇怪的是，他在进入睡眠状态之前一直在喝酒，然而酒壶却没有因失去知觉而弄翻，相反，酒壶端正地放在了座位底下不易碰到的地方，而且壶嘴也被加上了塞子。酒鬼再粗心，也会关照好自己的酒壶的。

刚刚失去母亲的田冈，当然在舅舅眼里没有酒壶重要。上火车之后，舅舅没有说过一句安慰他的话，现在他又独自一人进入了梦乡。火车已经停过好几个站了，舅舅依然酣睡不醒。这使田冈担心起来。会不会坐过站呢？他从没有去过德岛，也不认识车牌，德岛还有几站就到呢？田冈又不愿意去问旁边的旅客，他的心情由忧虑而变得紧张起来。

“睡得跟死猪一样！”田冈在心里恶狠狠地骂道。

火车又到了一个站。从车站的建筑看，像是一个中等站。田冈不想去叫醒舅舅，默默地望着旅客下车、上车。就在火车又要开动的刹那间，河内四郎一个鲤鱼打挺蹦起来，大叫一声：“到了！”然后一手抓起酒壶，一手抓住田冈，逃命似地跳下车去。德岛站到了。

真奇怪，他怎么知道到了德岛站呢？

傍晚时分，从小松岛乘船，到达神户港已是第二天的早晨。

夏季 8 月的早晨，四五点钟已经十分明亮。对一个乡下孩子来说，第一次走进大都市，映入眼帘的神户，所有印象都显得相当强烈。田冈站在甲板上，举目远眺。钵伏、铁拐、再度、麻耶、西六甲、东六甲，以及上千米高的六甲山脉连绵不断，从东面的宝冢至西面的须磨、舞子，伸展着 40 公里长的宽敞大道。大道两旁又辐射着许多带状街道。远远地，可以看见繁华街区新开地一带仍然亮着的霓虹灯群。这是田冈从未见过的都市美景，那七彩斑斓的颜色，如同宝石一般闪烁着迷人的光辉。停泊在港湾的一艘艘巨轮，每一艘在他眼里都算得上一座崭新的城市，而快活的海鸥，便在那些城市的上空自由地追逐、飞翔。

日本神户市的大发展，仰赖于三菱公司的开拓与成长。1910 年左右，三井与住友也先后踏足神户。从那时起，以兵库港为中心的一带，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1914 年，第一代山口组组长山口春吉，在神户的西出町，以 50 名成员为核心，创建了震惊日本的黑道组织——山口组。

那时的田冈一雄才只有两岁。

1918 年 8 月这个夏季的早晨，田冈雄进入神户，而山口组

的组龄也才 4 岁。

田冈从甲板上还看到，这时神户的街道上，已经有木制的电车在行驶。轮船终于到达了兵庫港码头。码头四周耸立着巨大的造船厂，旁边还有不少外国人开办的洋行。

下了船，只见街道上人来车往。人力货车和人力运客车在马路上来回穿梭。拥挤的人流中，多数是戴平顶扁帽的劳动群众，当中也夹杂着一些穿西服的教师或洋行职员，偶尔还可以看到几个高鼻梁蓝眼睛的白种人。

田冈一雄不停地左顾右盼，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感到格外新奇。他的脚步变得轻快起来，仿佛暂时忘却了失去母亲的悲伤。

然而，异常苛刻的生活正在等待着他。

舅舅河内四郎的家，在神户市兵庫区滨山道 6 号。滨山道当时是汇集着无数下层劳动工人的街道，这里到处是低矮的大杂院，神户造船厂三菱电工的 16000 多名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属，都住在这种地方，从附近电机工厂发出的震耳欲聋的打桩声，日夜侵扰着这里的居民们。在这片大杂院的四周，还聚集着一些五金厂和铸造车间，劳动工人便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埋头苦干，将养生息。

舅舅的家就在这种大杂院的其中一间。

河内四郎把酒壶藏在门后一块破木板下，回头对田冈说：

“到了。从今天起 这就是你的家。”

一个 33 岁的女人闻声从里间走出来，她打量着田冈一雄，脸上布满疑惑。

“快叫舅母！”河内四郎用脚尖踢了踢田冈。

田冈沉默着，他看出女人脸上的疑惑正迅速消失，换成了立刻就要爆发的愤怒。

河内讪笑着对老婆说：“这是一雄，怪可怜的。唉，姐姐真是不该死得这么早！”这样说着，河内的耳朵已经被一只手拧住，“哎哟哎哟”地叫着，整个身子被拖到内屋去了。田冈听见两人在里面吵起来。

“你好大的胆子！什么也没跟我商量，竟敢单独作主，把这孩子领回家来！”

“人已经来了，再说这种话也没有用，再说也没有人愿意收留他！”

“放屁，他有哥哥，有姐姐，他们不愿收留他，难道我就该收留他吗？又不是我们的亲生骨肉，为什么要抚养他？总之我是一万个不答应。现在我把话说在前面，既然人是你领回来的，就由你负责退回去，如果你不愿退回去，就由你一个人来抚养他，反正我什么都不管！”

舅母从里间跨出来，冷眼瞪了一下抱着行李站在那儿的田冈，然后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屋子，那扇破门在她身后猛地关上，破木板半天还在摇晃。

舅母名叫佐藤，是附近钟铎工厂的女工。她喜欢打扮，总是浓妆艳抹，可是她在家永远绷着个脸，这与她的妆扮很不相称。其实，佐藤是个十分风骚的女人，可能是出于金钱的目的吧，她经常把野男人勾引到家里来，当然这都是背着河内干的。

舅舅上班的地方比舅母更远，中午一般不回家吃饭，吃了早饭出门，一直要到傍晚晚才回家。因此，整个白天，家里便成了舅母与野男人胡搞的场所。

然而，自从田冈到来之后，舅母的活动便变得受限制，她害怕自己的肮脏事被田冈看见，然后告诉河内。这恐怕就是佐藤反对田冈到来的主要原因。

为了对付这个眼中刺，舅母佐藤开始动脑筋。

初到神户的日子，田冈没有上学。舅舅和舅母吃完早饭出门之后，田冈便一个人呆在家里。常常是在一片喧嚣所包围的寂寞中，田冈倚着门框，遥望着杂院里的其他孩子玩弹子游戏。只要舅舅和舅母中午不回家，中午饭他便吃不上，所以他常从早到晚整天望着别人玩弹子游戏，就像一个哑巴一样整天不说一句话，也没有任何人跟他说话。

有一天，吃完早饭，舅舅上工去了，舅母由于要打扮，出门迟一点。田冈依旧站在门口，远远望着杂院里的孩子在玩弹子游戏。

佐藤出门时，对他说：“去呀，去跟他们玩！”

佐藤第一次对他露出了笑脸，田冈心头一热，猛然发现佐藤今天的打扮比任何时候都好看。田冈一抬腿，便朝玩弹子的小朋友们跑去。当他回头张望的时候，发现上工去的佐藤还在朝他微笑。

打弹子的游戏十分有趣，但是游戏中的小朋友们十分专心，没人理会他，田冈只是站在一旁看。但即使这样，也已经让他入迷了。

大概是 10 点钟左右，在 9 月的骄阳照射下，田冈感到有点口渴了。他朝家里跑。走到门口，发现有点不对，门本来是打开的，现在怎么关上了？他用手推推，发觉门是虚掩上的。

推门进去，到厨房喝了一碗凉水，忽然，他怔住了——内屋

舅舅的卧室里传出异样的响动。是贼进来了吧？丢失了东西，舅舅、舅母可不会轻饶自己。田冈这样想着，慢慢走进卧室。

卧室里只有一张床。说床其实也就是一张铺在地板上的草席。映人眼帘的情景，使田冈两条小腿像钉子一样钉在原地不能动弹。草席上，有个男人趴在女人身上，两人都没穿衣服。男人动作十分凶狠，而下面的女人却好像很舒服，不断发出满足的呻吟声……

田冈好像看懂了这两人所做的事情。他一直站在门口望着。由于男人屁股朝着他，使他没法看清这个男人的脸，而底下那个女人似乎是佐藤，因为她以前盘在脑后的长发全散开了，乱糟糟的，使田冈没法一下子认出来。

两人动作越来越疯狂，叫喊声越来越大。突然，底下的女人发现了田冈，田冈也看清了女人果然是佐藤。

佐藤对那个男人说了些什么，然后从旁边扯过一条盖单，把两人身子罩住。这才支起上身，朝田冈喝道：“滚出去！快滚！”

田冈退出卧室，站在厅堂。

“滚远点！滚到外面去！”

田冈走到屋子外头。

大约过了半个钟头，佐藤穿戴整齐地出来了，长发重新盘在头上，虽然口红不见了，但满脸容光焕发。

田冈估计自己要挨揍，佐藤走近时，他一直用双手护紧自己的脑袋。谁知佐藤连骂他的意思也没有，她把田冈的双手放下来，弯着腰，和颜悦色地说道：

“真是个小傻孩子！我跟你舅舅是大人啊，大人之间做那种事，小孩怎么能去看呢？”